

阅读一部精华版中国现代雕塑史

■张伟(筹展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 曹庆晖(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不夸张地说,由“雕塑大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学科90年”展回顾启蒙年代至今的雕塑历程,基本上就是在阅读一部精华版中国现代雕塑史。在几代人用作品写就的从接受启蒙到表白时代,从自我觉醒到学科自觉的“这一部”中国现代雕塑史中,可以看到:

一、作为现代文艺事业的雕塑和作为现代艺术家的雕塑家,相较于一百年前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巨大改变。一百年来,雕塑从做菩萨的活计营生,逐渐发展为为人民和为艺术相统一的文艺事业,从业者从被称为雕刻匠,逐渐被接受为雕塑家、艺术家。雕塑这一行和从事这一行的人在社会接受上的巨大改变,离不开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洪流。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人的每一次思想觉悟,集聚而起,成为促使雕塑变革、事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二、雕塑在中国近百年发展为中国现代雕塑,有其特殊的文化蹊径,即典型的“西体中用”的民族化进程。中国现代雕塑不是本土雕刻的自然演进,而是移植西方学院雕塑的古典逻辑与方法。以此为出发点,在表现近百年中国人的历史与情感,在理解秦汉唐宋陵寝雕刻、寺庙造像、礼器、竹木牙角等日用器物的形式与做法中,形成了中国现代雕塑独特的路径与基本面目和作风。这与本土雕刻未被历代传统士夫官僚阶层体系化为一门有如绘学画学那样的雕刻学,不构成与西法成体系对峙的先天条件有因果关系,也是雕塑不同于中国画近百年中西体用之争的曲折与纠葛,能蹊径别出、有效回应社会变革、独树一帜的原因。作为中西碰撞、路径达成、面貌自出的一个实践案例,中国现代雕塑在深刻局限性中实现了自身特殊性塑造,且至今看来,特别是从近三十年雕塑家创作以及近年学生毕业季作品来看,敢想敢干,生动活泼,未陷入整体迷茫无解的困局,自有其值得艺术学姊妹学科斟酌的地方。

三、从事业角度看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最基本的组织方式是从西方移植的现代学校及其制度。因此,雕塑教学、雕塑系科的落实和完善即事业的起步和工作基础。这在中央美院校史而言,已有百年的教学史和90年的学科史。说中央美院雕塑系是雕塑大系,事业起步早,办学历史长,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从人的角度看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作为教师的雕塑家的创作和教学,始终是反映中国现代雕塑动向与水平的基本指标。中央美院雕塑系留法一代、留苏二代,以及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三代和当前接班奔跑的四代的创作和教学,包括由此毕业而走向全国各地高校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届校友的创作和教学,无疑在这个指标系统的中心。说中央美院雕塑系是雕塑大系,名家辈出,传承有序,各领风骚,这是其中的一个主体内容。从中国现代雕塑发展的整体看,雕塑家及其创作与教学、雕塑系科内外的事组织,都是在百年进程中的启蒙、自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雕塑大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学科90年”中的38条纲要,从第1条“雕塑的启蒙,从蔡元培提倡美育谈起……”,到第38条“雕塑学的自觉”,阐述的就是雕塑系所反映的中国现代雕塑由启蒙而自觉的总体进程。说中央美院雕塑系是雕塑大系,由启蒙而自觉,与时俱进,同频共振,这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从中国现代雕塑的基本研究看,汇集材料,提纲挈领,统系分明,正是“大系”作为资料编撰方法的基本要义。以“雕塑大系”命名,一语双关,既包括内容,也指向方法。

四、在中国现代雕塑由启蒙而自觉的总体进程中,不同时代重任刺激雕塑家的自觉意识在创作、教学、美育等各个方面程度不一的反应值得注意;作为教师的雕塑家的自觉意识所驱动的群体自觉意志值得注意;在由启蒙而自觉的百年进程中,近二

三十年的实践轨迹和内在的逻辑动向尤其值得注意。

就中央美院雕塑系而言,思想活跃的雕塑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与时俱进的社会变革和自我觉醒,开始突破雕塑在启蒙年代奠定的集体写实的主题、思维和方法,从用写实造型传达集体思想观念并实现造型价值的雕塑,向以硬质材料传达个体思想观念并探究材料价值的雕塑扩展。批评家当时就论其意义为“雕塑的自觉”。教学上对雕塑启蒙完整意义上的完成,应该实现于21世纪初的教学改革,其反映出的学科自觉意识非从前可比。即在纠正“重造型 轻材料”的认识偏差下,实现泥塑教学与六个材料车间教学一体并进的基础教学,并根据基础、实验、应用、传统四方面学术架构,在基础教学之后开设与之相匹配的六个专业工作室。二十年来,雕塑系稳定此教学格局与实践,出版课程教材,缕清基本认识,落实翻译引进,弥补理论短板,推进历史与语言研究,持续回应中国现代雕塑发展的当前需要和问题并有进一步的成果产出。同时,在这二十年,以雕塑为逻辑和方法,雕塑系深度介入以美术馆、展览为中心的专业评比的引领和青少年美育的发动,更自觉地从雕塑事业健康发展的角度,开垦和培植既符合雕塑学科又符合地方需要的可持续共同发展的途径和园地,较之以往历史上的“开门办学”和“再教育”有本质的不同。

在了解雕塑事业与雕塑家的巨大改变、启蒙与自觉在人的发展与事业的多方面建设中的深浅不一的迈步,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雕塑工作,有必要提出“雕塑学的自觉”的命题并加以思考和倡议。雕塑学的自觉,并不是对雕塑启蒙、雕塑自觉到雕塑学自觉的简单线性推演,暂时也无意在现时从理论上对何谓雕塑学进行主旨伸张。提出雕塑学的自觉,主要是基于激励意识和策略意识的双重考虑,既一方面捅破窗户纸,以



中央美院校园内的雕塑作品

正名的方式赋予近二三十年实践中出现的思考和实践以现实的方向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希望以整体性策略性意识,从全局和未来着眼,斟酌雕塑由启蒙而自觉的百年进展在近二三十年的雕塑思考和实践以及未来意义。

“雕塑大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学科90年”的筹备和策划,即怀有这样的抱负,其本身即雕塑学自觉的一次主动而生动的反映。

